

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长沙。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故事。



谭纯武 著

Tan Chun Wu

长沙病人

Chang Sha Bing Ren



大众文艺出版社

谭纯武 著

Tan Chun Wu

长沙病人

Chang Sha Bing Ren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房子人·长沙病人 / 谭纯武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2.5

(文韵当代作家文萃 / 邹海洋主编. 第2辑)

ISBN 978-7-80240-939-2

I. ①房… II. ①谭…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1891号

书 名	长沙病人
作 者	谭纯武
责任编辑	郝永伟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策 划	成都当代图书出版策划有限公司0286866515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前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大众版本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联系退换。02868665158

目 录

CONTENTS

同在屋檐下/1

1996：与城市对话/53

活法/89

我怎么哭了/128

长沙病人/151

同在屋檐下

要不是那天蔡猛子打电话来说，要我去参加他三十五岁生日的酒宴，我就不会遇上她。亲爱的读者，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偶遇。

那是1996年6月22日的晚上。长沙的天气还不算太热，蔡猛子的生日酒宴定在长沙市沿江大道的湘粤酒家。这是一个开了好几年的酒家，在本市很有一些名气。酒宴一共开了五桌。蔡猛子本来不想办这次酒宴的，因为他手头非常拮据，是一次他的几位初中同学在他家牌桌上起他的哄。蔡猛子这人死要面子，宁愿伤堂客不愿伤同学，没多想就答应了。那天，蔡猛子把年迈的父母以及堂客^①兼一个可以打得酱油的女儿统统支了出去，让一个叫马鳖的干弟弟上窜下跳，招呼客人。马鳖长得真是一副鳖相，瘦筋筋的，一张嘴好像老是关不严，很不经看。由于酒席分别摆在五个包房里，来参加酒宴的互相之间又不大认识，所以吃到九点多钟就散了。我那天肯定多喝了一点，不愿意马上回去，提议找个地方去吊吊嗓子，卡拉OK一下，于是，我和蔡猛子、马鳖三人在沿江大道的一家夜总会包了一个卡拉OK房间，乱七八糟唱了几首。陪唱女不过二十出

^① 堂客：长沙方言，妻子的意思。

头，说话比唱歌好听，身材大套子^①，却长着一张苦瓜脸。她告诉我们，她家住在红旗机床厂。七十年代以前，“红机”在长沙市算得上是个好单位，可现在厂里效益差得职工每月工资都“朝不保夕”了。厂里子弟都不愿到父母工厂去做事，纷纷自谋出路。许多女孩干起了陪唱、按摩、美容这些行当来。

到了十二点，已是晚晚场了。我歌兴未尽，很想再唱，哪怕一个通宵不回去。结果，那位苦瓜脸似的小姐说她有事要先走一步，给我们带来一位声称是他们夜总会最靓的小姐。这位最靓的小姐把我们三个带到了一间更为宽大的包厢，马鳖狗一样在房间周围“嗅”了一遍后说，不行，连条退路也没有。好像我们是来做坏事的。“小姐哇，有没有毛片看？”马鳖学着广东腔。

“没有。就算有，现在是严打期间哪个敢啰！”最靓的小姐明显有些不悦了。

马鳖也把脸一跌，说：“不唱哒不唱哒！我们再找个地方。我晓得有个又便宜又安全的地方。”老口子^②一样。看年纪充其量也不过二十四五岁。我真有些不理解，蔡猛子为何要认这样的人做干弟？

那个所谓又便宜又安全的地方叫“天乐酒家”，位于长沙市繁华的蔡锷路，是个做生意的好码头。我们在酒家三楼开了一个包厢，要了三个陪唱女。当三个陪唱女进来的时候，我马上注意到了她。在那一刹那间，我怦然心动，有些走神了，她并不是那种身材高挑、脸蛋漂亮的姑娘，在三个陪唱女中，数她最矮，只有1.57米左右，不很抢眼，后来我才明白，是她那双眼睛使她与众不同，那双大而亮的眼里透出几许哀伤，自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穿着一件蓝色镶有白边的吊装，下身着一条米黄色的短裙，端端正正坐在

① 大套子：一般。

② 老口子：内行。

沙发上，时不时地把裙子往下拉，显得有几分拘谨和庄重。我点了她当我的陪唱女。

我们点了许多歌，刚开始唱，马鳖就有些按捺不住，那只不大老实的手在陪唱女的腰、脸、手臂上蠢蠢欲动，甚至有两次想顺势把人家搂进自己的怀里，一副想得路^①的相。陪唱女显然看出了马鳖的险恶用心，我不止一次地瞥见她把马鳖那只企图不良的手坚定地拨开。与马鳖恰恰相反，蔡猛子坐在那里，却全然不顾身边还有位陪唱女，会唱的不会唱的统统一通鬼喊鬼叫，有点脑膜炎的味道。幸好这位姓李的陪唱女为人随和，并不予以计较，还时不时为我们每一位的歌唱表演鼓掌助兴。我没唱几首歌，同陪我唱歌的小姐逗乐、幽默，很快就赢得了她的信任，话匣子也随之打开。她告诉我，她叫梅静，原先在“华天”做；四十二中念书，初中文化。我没想到她这么坦率：“你怎么不继续读下去啰？你看我啰，有本科文凭，还嫌书读得少。”

“我不会读书。”梅静大概意识到挨我太近，挪动了一下身子。

“你莫骗人！我看你样子不像个不会读书的人。”

梅静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正当我俩聊得十分起劲的时候，马鳖忽然大喊大叫：“换小姐啰换小姐啰！”被换的小姐一脸愠色立马就走。跟着进来的一位陪唱女牛高马大，袒胸露背，十分性感，一看就知道是个对每位男子都卖弄风骚的女子。果不其然，她一屁股坐下去就同马鳖又搂又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放荡不羁、轻佻随意的女子！她若无其事地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把一只脚码在茶几上，有意无意地撩起裙子，露出一条扎眼的粉红色三角短裤。我装作没看见：“梅静，你就没想过要做些其他的事？”

^① 得路：占便宜。

“没想过。”

我激动得试着一下子就把她的手紧紧握在我手里，那只手纤细、冰凉；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酒喝多了的缘故，反正我觉得那天晚上自己色胆包天。梅静并不急于抽回她的手，看来，她已经消除了防范心理，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我附在她耳旁说：“我们俩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聊聊怎么样？”

梅静立刻警觉起来，眼睛不安地闪动着。她抽回手正色道：“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

我得寸进尺：“下回我约你出去玩玩好啵？你有没有扩机？”

“没有。”刚刚被点燃的热情化为乌有，回答成了一种应付。

“家里有电话吗？”

“没有。”她说完，点燃了一支香烟。她抽烟的姿态很好看，我很喜欢。

“没想到你还抽烟哦。”其实，我知道像梅静她们这类姑娘没有几个不抽烟、喝酒的。我是在无话找话，想打破这令人尴尬的局面。

“偶尔抽抽。”

我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梅静开始有意冷淡我。也许是我向她提出过分要求的缘故，我真恨自己刚才的冒失！

当我们唱到凌晨三点多钟时，那两位陪唱女已昏昏欲睡，一个依偎在马鳖怀里，俨然是一对夫妻；一个把头枕在蔡猛子膝盖上。而梅静，则靠在沙发上静静打盹，像要防范什么，开始那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全然不见了。天快亮了，我们站起身来。马鳖对陪他唱歌的马小姐说：“就这么多，数我最穷！”他递给人家50块钱的小费。后来，蔡猛子告诉我说，我上厕所去的那一阵子，马鳖把马小姐喊到二楼去开房，马小姐嫌给钱太少没答应他。我注意到了蔡猛子给李小姐的小费是100元。蔡猛子是头一回来到这种地方，以为自己出手很大方，说话明显有些干部口吻。

“小李，下回我再来找你哦。”

我就忍不住想笑，极其大度地从皮包里抽出两张百元大钞塞到梅静手里，连正眼也不看他们一下。

“谢谢。”梅静平静地说，将一张百元大钞退还给我。“你好走噢。”

我一愣，刚才的牛气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天乐酒家的。

街上空空荡荡，长沙城还在酣睡之中，坐在“的士”上，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凉风掠过，令人惬意、舒适。再过一二个小时，人们又要开始新的一天忙碌。回到家里，我本想蹑手蹑脚经过卧室到客厅沙发上小憩一下，不料，刚走到卧室一半时，忽然听见妻子说：“你何事^①这样晚才回来啰？”我已经有过一次一个通宵没有回家的先例了。那次是同省里一家旅游公司的几个年轻伢妹子在“冰河”跳“的士高”。我怕妻子刨根究底，尽管她不是一个气量小的女人！我捏白^②说：“蔡猛子这家伙！不会喝酒就莫喝啰，只喝了一瓶酒醉得死狗子一样。我喊都喊不住。我们几个男子汉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搞回去。把我们害醉哒，搞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妻子听了不再吭声。我倒是希望她大吼大叫，醋劲十足。没有办法！我妻子就是这种不愠不火、不冷不热的女人。我觉得跟妻子生活在一起简直如同慢性自杀！我很想跟她离婚，但我又实在找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最近一两个月来都不让我拢她的身，我好烦躁呆^③。

下面我要说说蔡猛子了。因为，在我们这个故事中，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像狗一样忠实于我，跟我形影不离。

蔡猛子姓蔡，名力。但据他自己讲，从小到现在，人家都不喊

① 何事：怎么。

② 捏白：撒谎。

③ 呆：语气副词。

他的姓名，都喊他蔡猛子。喊他做蔡猛子实在是没有道理。他不但长相不像个猛子，举止言谈也不像。烟酒不沾，女色不近，说话斯斯文文，从不讲粗痞话，基本上称得上是一位优秀青年。这当然同他那个“航空母舰”般庞大的父亲的歇斯底里的教育有关。蔡猛子父亲一副恶相，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在父亲百般的“呵护”下，蔡猛子性格非但没有雄性化起来，相反，腼腆得像位姑娘。蔡猛子原先在一家汽车公司开车，却异想天开想搞什么创作，我们就是这样走到一起来的。那是1982年的事了。还有钟浩、李向东、刘耀明、靳西来、曾大鑫。我们肯定都吃错药了，成立了一个惊蛰文学社，并制订了甲乙丙丁若干条社规，还出了一期惊蛰文学油印刊物，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居然把它“请”进了省文联大院。那时候，搞创作的还残留着几分高雅与神圣，省文联大院还是一个让路人望一眼都肃然起敬的地方。我们几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写作的天才，可以成为巴金、茅盾第二，中国的托尔斯泰。蔡猛子更是雄心勃勃，他格外一条筋，独自一人朝电影文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写了一个又一个否定——否定——再否定的文学剧本，但他从不气馁。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那么回事，但又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所以，直到现在蔡猛子还对文学痴心不改。一次他对我说：“李凯（他从不喊我做“凯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好恼火），创作我还是要搞的，等我退休之后。现在做点磨刀功的事。”

我们美丽的文学泡沫后来让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彻底粉碎！钟浩、刘耀明下海去做生意了，靳西来仍然执鞭任教，当书记的李向东也不再奢谈文学了，常常拼凑些叫人看了心惊肉跳的情杀、荒诞的通俗小说赚点稿费。蔡猛子自单位借调到河西厂一家汽车大修厂之后，也不再问津文学，倒是经常做些“提篮子^①”的事。我们中断联系几年又重新见面后，他只要一遇见我，总少不了问我这样一

① 提篮子：中介人。

句：“李凯，有么子^①以做的吗？赚点小菜钱也好吵！”一次，他教我开摩托车，在一个躲雨的地方对我说：“你们单位要买汽车找我啰。买车要买走私车，走私车不要上税，牌照都帮你办好，好划算。”我曾同他说过，我所在的宣传科有配一部小车的意向。我们几个人中，只有曾大鑫对文学始终如一，他毫无理由地抛弃了那个同自己睡了整整八年的当泥瓦匠的堂客，跟着一位丑得可以的发烧女诗友偷渡去了香港。

我们中断联系再见面时，那是1995年的事了。蔡猛子比从前更加威武了，整个人就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还骑着雅玛哈的摩托车，一副典型的土财主样子。但性格却一点也没改变。他告诉我，他找了一个在本市做事的常德妹子，没有城市户口，是他借调到汽车大修厂以后弄的户口。女儿如今可以打酱油了。

“发财啰。”我打趣地说。

“我们这号人发得么子财啰。比得你，夫妻俩都是电业局的。电业局现在富得流油。”

我当时一下蒙了，没想到老实巴交的蔡猛子会这样说。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一天，蔡猛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租人家一个门面做汽车零配件生意亏了本，不打算做了，想跟我借8000元把雇用的几个乡里人的工资给付了。我没有答应他。8000元钱，对于我这个工薪阶层，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况且，我一下也拿不出这么多。但我更担心的是，他有借难还。我想，这下一定把蔡猛子给得罪了，没料到，一个月后，也就是吃他生日饭的前一天，他打电话来了。蔡猛子还是从前的蔡猛子！

二

自从离开梅静以后，我觉得自己有些喜欢上了她。说实在话，

^① 么子：什么。

如果梅静是那种非常随便、向谁都能敞开心扉的姑娘，就不会令我心动了。愚蠢的女人们对于这一点当然不会明白！男人，即使骨子里坏透了的男人，他们也不喜欢那种唾手可得的男人，只是把她们当成玩物，一旦得手之后，也就无所谓了。尽管我不知道梅静是否在玩弄她的小聪明还是另有原因，但凭我的直觉，她不是一个坏姑娘！这些天来，我会常常试图回忆起梅静那身打扮、那双充满哀伤的眼睛。我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无论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没有哪一个能像梅静那样让我牵挂。若论年纪，我完全可以做她的叔叔了，但我丝毫也没感到这种年龄悬殊的隔阂。折磨的痛苦一直纠缠着我。我像中了邪似的，几乎要发疯。我每时每刻都想见到她。这种强烈的念头一直支配着我。我想打电话去找她，结果，我翻遍了《长沙市电话号码簿》都没有天乐酒家。即便有，我又担心梅静告诉我的不是她真实的姓名。我想亲自跑一趟，但又缺乏足够的勇气。这天，若不是喝了酒的缘故，这个故事还不知道能不能延续下去呢。酒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壮胆。人一旦有了胆，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

“蔡猛子，你怎么跑得气喘吁吁的？我是李凯。你现在在哪里？”

“天心阁。”

“谈生意啊！”

“是的。以后再跟你讲。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啊！我们又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想和你聊聊。”7月2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打蔡猛子的扩机。

“那有时间我们约个地方潇洒一下。”蔡猛子说。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换了一个话题。

“哪天晚上感觉如何？”

“还可以。”接着，蔡猛子马上反应过来：“那就到天乐去。”

“要得，到时候再电话联系。”这时一个电话钻进来：“凯

吗？我是猴子，同学聚会定在火宫殿，中午十二点开餐，你一定要来噢。”

猴子叫人都这么亲切，学着中央首长的腔调，但让人怀疑他的真诚。

我赶到火宫殿时，餐厅里已是人头攒动、沸腾一片。

同学聚会，是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创举。刚兴起来的时候：倒还名符其实，到后来，完全变了味。只要是校友，无论年龄大小，熟悉的不熟悉的，能来的都来了。我对这种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同学聚会理应是一种集体摆脱孤独、沉闷的方式，而现在演变成了一种开后门、进行各种交易、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手段了。

我们的同学聚会，是猴子发起的，每次也都由他一手操办。他仗着自己是一个小公司的总经理，口袋里有几个臭钱，上窜下跳，说话牛气得很。其实，猴子在学校念书时，纯粹草袋子^①一个，他考试次次要抄同学的，但次次都没有抄及格。喜欢讲狠，到处惹事生非，刚进初中，就学会了抽烟、喝酒，跟女同学调口味^②，是个逗男同学恨、女同学嫌的角色。没想到，如今他把我们班上所有的班干部、好学生都比了下去，混得人模人样。他抛头露面，总是西装革履，穿金戴银，手持大哥大，一副婊子崽相。可这种人，能呼风唤雨，让一个个漂亮妹子绝对神魂颠倒。他一见到我就会激动地说：“现在这鳖社会好。原来那些漂亮妹子不是属于长得英俊的年轻哥哥的就是那些要不得的下家的。现在好，只要你有钱，再漂亮的画胡子^③随便就搞得到手！”末了，他还会开导我说：“你莫这古板啰！我给你介绍几个啰，好有味的。坏妹子有坏妹子的味，好妹子有好妹子的味！”

我走进餐厅时，只见猴子正在毫无必要地招呼前来聚会的同

① 草袋子：草包。

② 调口味：调情。

③ 画胡子：情妇。

学。他看见我时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大喊大叫：“同学们，你们看谁来哒？我们的风流才子、大作家凯哥！”惹得包括所有餐厅里的服务员在内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我当时真恨不得扇他几个耳光。

“同学们，钱是么子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干部是么子啰？今日不晓得明日。还是当作家靠得住！”猴子进一步发挥说。“我们同学中间干部不少吧，电业局干部还要多吧，但作家呢，只有我们凯哥一个！”

与其说他是在抬高我，倒不如说是他在借我抬高他自己。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说：“猴子鳖，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啰？”

猴子并不理会我的不悦，继续说：

“凯哥十月份要出书啦，听说还要拍成电视剧在电视台播放，到时候大家别忘了要他请客哦！”

在一片嘈杂、油烟子味的气氛中，酒杯总算举起来了。我坐的这一桌，全是同班同学，说话比较随便。

“喂，国庆怎么那样喝酒啰？”我一直注意到前面一桌的国庆。国庆过去是我们班的文娱干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你们不晓得吧，他堂客跑出去好几天呢。有人在一家舞厅看见他堂客跟着一个老满哥^①跳贴面舞。你猜他堂客有一次跟我们讲么子？她讲，她这一世人吃没吃得，玩没玩得，一眨眼就是四十岁的人了，过不得想。”

“是过不得想呢。”一个绰号叫板栗脑壳的同学接上话茬。

“你看我们这批 70 届的初中生啰，书没读得书，钱没赚得钱。你们男的倒还有好几年混，我们女的呢，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正是过不得想。”

① 老满哥：老男人。

跟着又有几个同学开始发起牢骚来。

“我那个鳖厂子，一个月只发 170 元的生活费，我和我爱人加起来还不到 400 元，还要养崽。这日子真是没办法过啰！”

跟着就有人叹气：“唉，我们这一代人算是牺牲了，希望寄托在我们崽女身上。”

“哪靠得住呢！现在的细伢子，既没有责任感，又没有同情心；既吃不得苦，又不想将来，是来讨债的。”

“这话我爱听呆。就拿我那个妹子来说啰，阴阳怪气的，越大越不懂事。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同你讲不了三句话，不晓得她心里想些么子，烦躁死哒！”一个绰号叫柿饼的女同学说。

这时，猴子举起酒杯站起来：“讨卵嫌呆，堂客们在一起就喜欢讲废话。来来来，喝酒喝酒！”

这期间，同学们开始离开酒席，互相敬酒起来。

猴子酒醉颠颠地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只手几乎指到了我的鼻子上了：“凯，凯哥，你们电，电业，业局，好，好单位！钱，钱赚肿^①呆……”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我们电业局——”

猴子语无伦次地打断我的话，说：

“不，要说了！什么玩艺、艺，党、党的喉舌是你、你、你当、当然……”

酒宴一直吃到下午三点多钟，大家才渐渐散去。我跟猴子握手告别：

“猴子，以后多联系。说不定我会有事要你帮忙。”

猴子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着：“行，行，只要你，你凯哥一句话！”

酒一喝多了，我就有些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走到沿街一僻静

① 赚肿：赚够。

处，掏出手机，打通了蔡猛子电话。

“蔡猛子吧，我是李凯，你陪我到天乐去找梅静啰！”

“现在啊？你喝酒了吧？我现在在上班待。”蔡猛子说。

我起高腔：“上么子班啰，不晓得请个假。我在天乐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哦。”

我站在天乐酒家门口，很远就看见蔡猛子骑着摩托车往这边飙过来。我们没说多话，就径直往三楼去。刚上二楼，就遇到马妹子和李妹子，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都认出了对方，便停下来打招呼。蔡猛子一双眼睛直往李妹子身上梭^①，像有些别的内容。我问：“梅静今天上班不？”

马妹子听了马上嬉皮笑脸起来：“未必只她陪得你？今天下午本小姐陪你要得啵？”

蔡猛子开玩笑说：“要几担钱^②啰？”

马妹子说：“你以为我马妹子就这样下贱，没看见过钱是吧？白陪你们总要得吵！”

我开玩笑说：“马妹子，你就饶了我吧，我可受不了你那一补^③！”

马妹子笑着推我一把：“只怕是我受不了你那一补！牛一样的，还好意思说人家。一身酒气。”

我说：“开句玩笑。我们今天真的是专门来找梅静的。”

马妹子有些羡慕地说：“静妹子真是好福气，能遇上你这种人！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她忽然觉得失了口，连忙说：“蔡哥也不错！就是那个马鳖要

① 梭：扫。

② 几担钱：几百元。

③ 一补：一下。

不得！那天晚上他想同我打豆腐^①，五担钱^②也舍不得出。抠^③得要死！”

李妹子说：“走啰，到三楼休息室去坐一下啦！”

我们来到了三楼休息室。李妹子很潜在地在低头研究她那红得发紫的指甲；马妹子嘴巴像打卦一样：“你怕我们这样做是心甘情愿吧？男靠抢，女靠偷，这鳖世道！”

“严打期间，你们不怕？”蔡猛子说着又去拿眼勾李妹子。

马妹子点燃一支烟后说：“我们又没犯法！我们是明偷，暗偷的人才真正可耻！”

说得我和蔡猛子一时语塞。最后还是李妹子打破了沉默：“你们真的不去丢^④两首？”

“不啦，如果你们晓得静妹子的住址和电话就告诉我们一声。”

马妹子说：“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只有上班才会面，下班互相之间从不联系。好像听说她这几天不舒服吧。”

正说着，一位大堂领班走过来喊她俩去陪唱，我和蔡猛子只好起身往楼下走去。

“晚上来找靠得住些。”李妹子在我们后面喊。

“好啰，下回我们晚上来找她。”我说。“蔡猛子，你明天休息没事啦？”

“没事。”

我换了个话题：“那教我去开汽车啰！”

“要得啦。你明天在东塘百货商店门口等我啰。”

一路下楼来，我感到轻松了许多。至少我证实了梅静还在这个酒家做事，也知道马妹子、李妹子对我的印象还不错，说不定以后

① 打豆腐：做爱。

② 五担钱：500元。

③ 抠：小气。

④ 丢：唱。